



岁末回望民生账

■ 马玉媛

当六盘山最后一缕晨雾在初升的朝阳中缓缓消散,我如往常一样,整理着那些承载着千家万户故事的电子账页。每一页,都是一个家庭一年的生活镜像;每一笔收支,都像一道细腻的刻痕,镌刻着普通人对于美好生活最质朴也最坚韧的向往。

车轮上的生计

清晨五点半,整座城市尚在沉睡,公交司机丁师傅已经轻车熟路地发动了那辆陪伴他多年的公交车。发动机低沉的轰鸣,划破了黎明的寂静,也开启了他平凡的一天。他的账本,如同他的行车时刻表,严谨、规律,透着一种机械重复的诗意:固定早餐八元,午餐十二元,一包维系着片刻松弛的香烟十元……日复一日,勾勒出一个劳动者简洁而自律的生活轮廓。

然而,这本账本的灵魂,恰恰在于那些打破规律的“意外”。寒来暑往,当在西安求学的儿女们像候鸟般归巢,这

本原本单调的账册便瞬间活色生香起来。页面间突然多出了火锅店热气腾腾的消费记录,书店里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购书清单,甚至是一笔记录着关切的手机维修费。丁师傅会仔细地在品名栏标注:“女儿爱吃的鲜毛肚”“儿子考研用的专业书”“给丫头手机换屏”。这些突然丰富起来的条目,犹如平静湖面上泛起的涟漪,又像四季流转中不可或缺的注脚,标记着“团圆”二字在中国人心中不可替代的重量。它记录的不仅是消费,更是一位父亲沉默而澎湃的爱。车轮滚滚,载着生计,也载着思念;账本密密,记着支出,更记着牵挂。

翰墨写晚晴

翻开杨老师的账本,仿佛能闻到一股淡雅的墨香。这位退休多年的教师,用一支笔,将晚年生活经营得清雅而丰盈。账本上,支出结构在他离开讲台后发生了静默而深刻的转变:书法班的学费、不同品级宣纸的采购、一支支精心挑选的毛笔……这些与文化、与精神追求相关的项目,逐渐从“补

充”变为“主角”。

我曾善意地建议他改用手机应用记账,便捷环保,一笔一录,省时省力。老人听后,手指轻轻拂过摊开的账本纸页,说:“纸墨能花多少钱呢?如今人人人都抱着手机,眼睛和心思都拴在那块亮晶晶的屏幕上。我教了四十年书,最习惯的,还是拿着笔,实实在在落在纸上”的感觉。”在他的账本里,数字不仅是数字,更是书写本身,是对传统文化载体的一份深情留恋。他的晚年账本,因而成了一卷独特的“养老经济学”手稿。

春耕秋收记

陈师傅的账本,边角微微卷起,纸页间似乎还沾着陇东黄土的颗粒与田野的清气。作为村里留守农耕的“当家人”,他的每一笔开支,都严格遵循着古老农谚与二十四节气的韵律:清明前后,选购粮种;谷雨时节,采购地膜;立夏之际,追施肥料……账本仿佛一本用数字写就的农历,记录着人与土地之间千年不变的契约。

然而,在这本传统农耕账簿的边

缘,时常会出现一些用铅笔写就的备注,揭示着新时代的印记:“这袋复合肥是儿子从省城网上下单,直接送到地头的。”“这笔钱是闺女用手机转来,让买滴灌设备的。”这些备注,像一根根无形的线,将这片土地与远方的城市紧密相连。他的账本里,呈现出一种动人的“混搭”风格:一边是通过智能手机查看卫星云图,精准决定收割时机;另一边,嘴里仍默念着祖辈传下的“谷雨前后,种瓜点豆”的口诀。一边用电子支付结算农资,一边用老算盘核对一年收成。这种新旧交织、土洋结合的生活方式,毫无违和感,反而生动勾勒出当代中国乡村在现代化浪潮中的真实转型图景——技术改变了生产方式,却未曾割断那份深植于土地的情感“脐带”。

新年伊始,我将继续行走在固原的街巷与乡间,叩开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家门,倾听故事,记录数字。我知道,我记录的不仅仅是收入和支出,更是关于温暖、关于成长、关于改变的故事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固原调查队)



河谷漫翠

巩媛媛 摄

冬隅揽清欢

■ 孙萍

冬日的晨光总是来得迟缓,薄雾漫过街巷楼宇,把天地晕染成一幅素净淡雅的画。空气沁着清冽的气息,漫过窗棂,捎来冬的私语,日子便顺势慢下来,藏进这静谧的冬隅里,于寻常光景中,打捞满心清欢。

最爱冬日的清晨,推开窗便撞见一身清寒。远处的油井覆着薄薄的霜雪,像披了件蓬松的素白纱衣,在朦胧晨光里泛着淡淡柔光。正看得出神,厨房里传来母亲温和的声音:“今早霜重,窗边站久了冷,快趁热把粥喝了。”转身来到餐厅,一碗小米粥氤氲着热气,母亲又往我手里塞了个刚剥壳的煮鸡蛋:“捂捂手,这天气,喝点暖的舒服。”

白日里的冬,最易寻得清欢。阳光透过澄澈无云的长空洒下来,褪去了夏日的燥热、秋日的张扬。我裹着软糯的毛毯,窝在阳台的椅子上看手机。楼下传来邻居遛狗时的对话:“今天天气真好!”“是啊,冷是冷,但难得这么晴,带它多晒会儿太阳。”他们的声音在清冷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晰。手边的热茶冒着袅袅热气,我轻轻吹开浮叶,喝了一口,茶香便在唇齿间漫开。窗外的麻雀在光秃秃的枝头跳跃,叽叽喳喳的,偶有两三只飞到阳台栏杆上,歪着小脑袋瞅我,又扑棱棱飞走了。

暮色降临得格外早,午后的暖意仿佛被夕阳一并收走了。厨房里早早亮起了灯,传来锅铲相碰的清脆声响。“妈,要帮忙吗?”我探头问道。“不用,马上就好,去摆碗筷吧。”母亲回头一笑,锅里正炝炒着酸辣白菜,滋啦声中酸香四溢。父亲推门进来,带进一身室外的清寒,围巾上还沾着细小的冰晶:“外头冷透了,路灯都冻得发亮。”他在玄关处稍稍驻足,感受着从地板升腾而上的暖意慢慢包裹全身,笑着:“还是家里暖和。”饭菜上桌时,蒸腾的热气模糊了灯光,一家人围坐,父亲夹了块炖得酥烂的羊肉放进我碗里:“多吃点,冬天要补补。”奶奶笑着说:“再过二十来天就除夕了,今年咱们包羊肉饺子馅的饺子吧?”母亲接过话头:“行啊,皮牙子我都买好了。”窗外夜色清冽,屋里却暖意融融。电视里传来《恭喜发财》的欢快歌声,碗筷轻碰声中,父亲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打着节拍,母亲和奶奶的脸上都漾开了笑容。

冬日没有春的蓬勃生机、夏的热烈奔放、秋的丰盈饱满,却独有着静美与安然。它让奔波的脚步不自觉放缓,让浮躁的心慢慢沉淀。那些冬日里的小美好——清晨一碗热粥的关怀,午后阳光里一句邻居的寒暄,夜晚饭桌上关于饺子馅的商量,还有不久后那个团圆夜的约定——都化作心底的暖,陪着家人走过漫漫寒冬。

在冬隅深处,揽尽岁月清欢,静待春来岁暖,新春纳福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克拉玛依调查队)

红果串起的暖冬

街独一份的滋味。

每年深秋,周叔都要骑着自行车去几十里外的山里收山楂。挑的是那种个头不大、表皮带着细小红点的山里红,他说这种山楂果肉瓷实,酸得醇厚,甜得绵长。我总爱蹲在他的摊边看他做糖葫芦,成了巷口一道固定的风景。他先把山楂倒进大瓷盆里,用清水反复淘洗,再拿细铁钎子挨个插核——铁钎子在他手里转两圈,山楂核就滚进旁边的小碗里,动作快得像变戏法。串山楂也有讲究:他选的竹签子不长不短,每串必穿八颗山楂,说是讨个“八方来喜”的彩头;颗颗山楂挨得紧实,红得像姑娘出嫁时抹的胭脂。

熬糖是最关键的一步。周叔用黄冰糖,敲碎了放进铜锅里,再加一点点井水,熬到糖液起了细密的小泡,颜色变成

透亮的琥珀色,他迅速提起串好的山楂,在糖锅里快速一转,手腕轻轻一抖,多余的糖液便淅淅沥沥落回锅里,山楂上便裹了一层薄而亮的糖衣。不像别处的糖葫芦,糖衣要么厚得硌牙,要么薄得挂不住,周叔的糖衣刚好,晾在竹篦子上,不一会儿就凝得脆生生的。

我小时候总攥着皱巴巴的五毛钱去买糖葫芦,钱定然是不够的,周叔便笑着递半串给我:“丫头,先吃着,下回补上就成。”有次我贪嘴,一下吃了三串,酸得牙都软了,周叔又从兜里摸出颗麦芽糖塞给我,说:“来,解解酸,别把牙酸倒了。”那股甜混着山楂的酸,在舌尖绕了好久,成了童年里最鲜活的味道。

后来街头开了网红甜品店,玻璃柜里摆着草莓、葡萄、榴莲做的花式

糖葫芦,裹着酸奶和乌梅,花哨得晃眼。可我尝了一口,总觉得少了点什么——没有周叔那串糖葫芦里山野山楂的清酸,也没有熬糖时铜锅飘出的那股淡淡焦香。

去年冬天,周叔把摊子挪进了巷里的小门面,酸枣木杆依旧立在门口,上面插着的糖葫芦,还是那般红得耀眼。我再去买时,他戴着老花镜,正慢悠悠地串山楂,见了我,笑着说:“小姑娘长这么大了,还是爱吃原味的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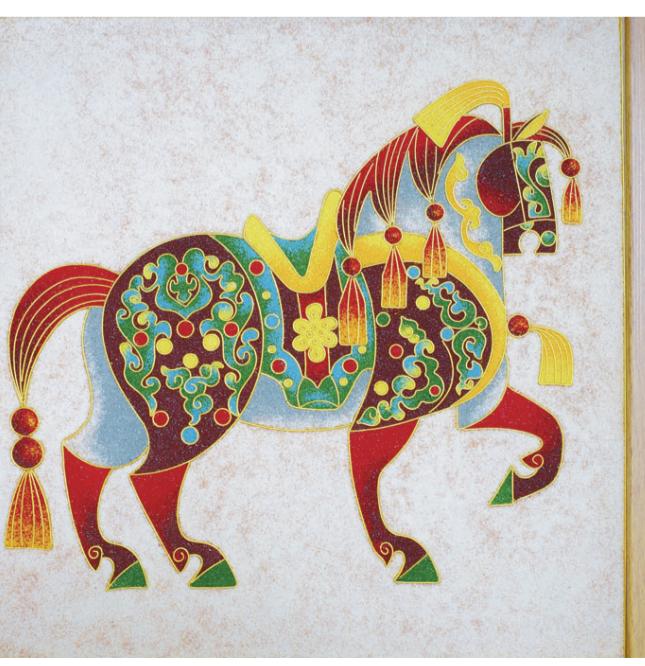
咬下一口糖葫芦,糖衣的脆响在嘴里炸开,山楂的酸混着糖的甜,一下子把人拉回蹲在榕树下的童年。风里的吆喝声淡了,老榕树的枝叶也疏了,可那串酸甜的糖葫芦,却在记忆里扎了根,成了冬日里最暖的一抹甜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吉安调查队)

■ 张玉玲

“冰糖葫芦儿,酸甜开胃——”凛冬的风卷起街边的落叶,这声高亢的吆喝声,总能穿透熙攘的人群,勾得我下意识摸向口袋里的零钱,脚步也不由自主地拐向巷口的老榕树。

周叔的冰糖葫芦摊,就守在那棵歪脖子榕树下,一守就是二十年。他的摊子简单得很:一辆掉漆的二八自行车,后座绑着一根磨得光滑的酸枣木杆,杆上插满了红彤彤的糖葫芦,裹着的糖衣在冬日暖阳里泛着琥珀色的光,像一串串坠在枝头的小灯笼。周叔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,颧骨上总晕着一层被风霜浸出来的红;他的手背上爬满青筋,可捏着山楂串子时,指尖却柔得像在摆弄什么珍宝。街坊们都说,周叔的糖葫芦,是这条



马到成功

李会炜 作